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景文集卷二十七

宋 宋祁 撰

奏疏

請下罪已詔并求直言疏（案歷代名臣奏議係寶元二年祁守刑部員外郎時上）

臣聞王者父事天明毋事地察政合而祥至道失而咎臻自然之應也然至亂之世不能絶祥甚治之代不能

無咎僻君以祥自恭故益修而趨亡賢主以咎修德故愈畏而蒙祉則祥無必慶咎無固凶視銷伏之如何耳臣伏見頃歲以來災眚數見依類託寓異占同符天本示法而尊乃有躔離流溥之變地當安固而靜乃有都國震動之占陛下奉承郊丘歲豐月潔當蒙介福翻至大異何哉得非事有召姦法有階隙天于宋室諄諄存顧先幾豫慮以啟聖心欲陛下據易圖難緣微警著奮揚剛德固執主威厭銷未萌以光丕業也臣伏讀前史

五行志以驗於今累威重譴不可不察若乃羣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黄道地震州邑則邊戎窺間臣下擅恣后妃將蔵年榖且饑之兆也去年火焚興國寺浮屠延燔藝祖神殿已而盜壊宗廟釦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昔災異之發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輙應類無虚已陛下何不暫平清慮推求其端方今典刑設張上下禔穆而臣便論危事必難取信然陛下試一念至假有蕩析以何策安固假有饑空以何

理振救脫致窺閒可任之將謂誰倘令擅恣可防之奸有幾災異不驗國之福也茍使遂驗則陛下禦之之慮得不素具於𣪍中哉然請先言其要臣聞君以操柄為重臣以奉命為恭柄捨之則重者反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僭伏惟陛下念爵賞之典刑罰之權雖覽羣言一決宸慮無委成假借以開貴近牽制之私書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夫威福者天子之所以固大寶制兆人之術臣有作福作威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古之王者亦何

能使刑悉當罪賞皆稱功要之事出於主則納忠者有歸政出於臣則植私者必衆傳曰倒持太阿言柄之不可失也又曰吐珠必含言失之不可收也若夫後宫戚里祈恩丐賞者日月不乏陛下且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内省黄門給事左右亦宜數加訓敕使思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隂之術也臣聞伯禹三王之長逢辜引愆宣王成周之良思患側身故能感徹神祇收還威怒回沴氣為太和化已衰為中興陛下覽照今古至詳至熟今

變告日著中外暴聞而罪己之問不形於詔書思患之謀不留於詢逮委遠天戒虛而未答踰時越月羣下默然間者但引緇黃晨齋夕唄修不經之細祀蹇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間未為得計也伏望陛下不以災之未應遂為宴安不以歲之屢豐便忘荒饉普詔百執各貢所懷庶幾天下條貫粲然先見粗舉六事以裨萬一聯寫於左如有可采續當條陳科別惟陛下裁赦其罪姑垂省閱臣無任瞽狂

待罪之至

議樂疏 案此疏當係寶元二年祁判監鐵院同修禮書時上歷代名臣奏議作慶歷元年誤

臣伏覩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奏劄子節文臣曾將景祐廣樂記看詳備見實紀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臣竊聞和峴減定鍾律等見今存在欲乞特降聖旨指揮下太常寺復用舊樂者奉勑已差資政殿大學士宋綬等與兩制同共詳定聞奏伏緣臣自景祐元年中曾蒙差付太常寺與燕肅等同共磨治鍾磬後來

親見李照重定律度及相次提舉胡瑗別造鍾磬臣於太常樂器粗知本末苟有所見不容隱默謹用畫一如後

一李照所造鍾磬當時只是將太府寺布帛尺一面定法改造比舊樂頓下四律伏緣李照資性詭僻辯論專固莫非出自私意不循古法其尺約長王朴尺二寸其斗法以六百二十黍為一龠六龠為一合自古合龠為合今頃差四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謂之律斗其秤以一升水

之重為一斤（比今太府見用官秤一斤零十一兩）十斤為一秤（今太府以十六斤為秤）謂之律秤又減鐘磬十六枚為十二枚（自古經史中無十二枚為一架）其鍾之形狀竝不依典故聲韻遙長掩遏羣樂又李照自造大竽大笙亦充大樂行用皆淫濫新聲不依古制及有新降到雙鳳管樂工吹之竝不成聲李照雖自稱曉達音律其實與伶官賤工識見無異遂敢敗壞祖宗以來舊樂使朝廷以不法之器薦見天地祖宗四海傳聞莫不竊議只如照所定黄鍾之管乃是南呂倍聲

舊黃鍾九寸正聲郤降在太蔟夾鍾之閒其太蔟商聲君聲君位也今君聲降在臣位羽聲來處尊宮三年有餘於理尤害天災人事不合常理皆不祥之大也如此數事人無愚智所共明知陛下况深達律吕可以斷自聖慮便從改正應於李照曾奏請添損者並違經背古乞如韓琦所奏一切皆令停罷盡復祖宗舊制

一太常寺舊樂本自唐昭宗時雅樂散亡器無孑遺尋有博士商盈孫參約典故更造鍾磬其後五代相傳習

而不改至周時王朴重定尺度畧加添正太祖朝又詔和峴以景表尺重加磨治稍令聲下胙縁景祐二年燕肅始乞修正樂器其時只得王朴律準又無王朴所定律尺律管參驗音韻而燕肅只據律準與鍾磬見聲按定高下即是此太常舊樂比王朴時已自不同况和峴減定後又經真宗朝景德中李宗諤一次修飾至燕肅凡經三度磨鑢然俱不先立尺度律管所以後來無處根正法度音律然其舊器傳至唐末祖宗三聖無人輕

議用之薦享八十餘年雖非的然如舜韶周武法度明備要之沿襲本末實與典禮最近非同李照率意詭妄製作不經今若陛下且以考舊典差近法度即乞先取景表尺裁鑄律管以按王朴律然後和峴當時所定聲律高下確然可見況舊鍾尚有七百餘枚係本寺收管畧加磨鑪令與聲律相協所有舊磬為照定樂時盡底畧截破壞無見存者若且將李照所定石磬自太簇以下刻磨長短亦與舊樂黃鍾以下髣髴相近及將本寺

磬朴二百餘片相兼添補亦可諧合音律與鍾粗得三縣即可於將來南郊大禮前一時了畢不過數月便可見功其餘絲竹諸器只是移正聲調便成雅樂况禮樂之本出自天子今陛下天縱睿聖通知音律復古順道何所致疑伏乞即下有司速令修復以謹善述之美

一景祐三年詔令臣監領胡瑗鑄造鍾磬一架臣伏見胡瑗曉筭法能將先儒所說黄鍾管内八百一十分爲方分筭法並與鄭康成周禮注及班固律歷志古法相

合自隋唐以來諸儒辨論黄鍾一龠之法皆不及瑗相次於雜物庫請銅鑄之時忽於雜銅内得古鍾三枚即不知甚年及是何州府納到臣與故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即時驗認其鍾古質精妙項鑄皆有廉隅上有三十六乳餘外琢雲氣為飾有兩欒之制如鈴不圓正與周禮所説形制相符一鍾破損二鍾尚可叩擊遂仔細洗滌於鍾上有篆文兩行其篆亦字體古簡推本其文不是近代所造乃是漢魏間所用者其文曰越作朕皇祖

文考寶和鐘越思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凡二十二

字臣與馮元商量此既古器又合經典除三十六乳與鄭康成說小異康成以為鐘每面三十六乳即一鐘合七十二乳遂畫圖樣進呈後一面勒令

胡瑗悉依古鐘形狀制造新鐘成一十六枚其胡瑗所

定律尺律管比王朴鐘只下半律鐘磬甚得諧韻其時

不曾許當面進呈遂只送太常寺收係即目見在後來

又蒙別差官詳定李照胡瑗等律尺管其時議者皆云

胡瑗實爚之黍或有大小不同以為未盡合古遂抑而

不行至於八百一十分之法則盡以為然無有非者臣以為胡瑗之尺黍雖有長短大小之差未盡合古然比舊樂又近法度如更使諸儒略加論討庶可施行而合雅正矣臣又竊嘗謂陛下用心詳定雅樂之日獲此古鍾乃是瑞應因此若便定律尺律管使諸儒極意論難從其長者定為尺法然後作鍾石以聲之有何不可而前來議者固執李照不法之器以為此樂已經郊祀天地不可輕改更候有知音者然後改之且祖宗舊樂相

傳八十餘年經真宗東封西祀一旦為李照狂妄率然敗壞郤無輕改之憚今欲依據經典裁正律度反以為更候知音假如今世遂無知音則是李照不經之器便傳後代取笑千載此亦陛下昭然可判議者之大謬也臣以為陛下既自明律度不須更以知音為言夫知音自古難得非獨今也若世無夔牙則且當以法度自據雖有清濁高下其失不遠故臣願陛下只將胡瑗八百一十分之法詔取上黨秬黍擇其中者差一二精力宮

官及左右一二信臣於宫中重加校定陛下因以餘暇親臨制决㕘定求寸寸定求尺尺定則律度量衡四物皆正矣然後依古法將新尺試以推步晷景若合此一不謬也試以新管埋地候氣氣候若應此二不謬也然後可以遂頒天下明告以律度量衡之法因之修定雅樂詔當今稍知音律經術者同加討論事無不齊然此一事雖非朝夕急政陛下能以萬幾之暇慮而定之亦千載不刋之美也其有先獲古鍾恐禁中忘記當時進

呈圖樣今再畫到一本隨狀進呈右謹具如前臣以儒

史為業合為文辭敷啟又緣臣久在病假既不獲乞上

殿面奏今來事涉辯論不敢修飾文語貴要暢盡事理

是敢直說本末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乞别撰郊廟歌曲明述祖宗積累之業

歌詩之興尚矣自陶虞而上書逸其傳商頌概有存者

而周詩大備竊聞班固之論也以為商周雅頌上本有

娀姜嫄降乙履敏而禼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太伯王

季姜女大姒作合之德乃洎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伊尹周召太公申伯召虎山甫之屬靡不褒揚既信美矣聲始歌詠而施及金石洋洋渢渢遂盈塞乎天地之間使後世子孫有以祖述稱頌而攄之無極也孤秦亂剗禮亡樂缺逮漢六世始立樂府采詩弦誦多舉司馬相如之屬造為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然其郊廟歌詩未有祖宗之事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盛德之音寖以失章史官追憤深詆其非

南北霸雜音謠哀怨儷篇促節以雕蔚相矜唐家累盛頗憲前烈詔禮於野綴樂於旒然至郊廟詠歌亦止一時之事麗不逮鄭正不入雅累句膚音商周之風衰焉安巢挺亂正聲兼失或入河海或淪坑谷宋興承五運末流繼千載絕業受命之始日不暇給故未遑協律之事而樂正禮官又非夙儒故老制作之懿久無聞焉雖薦侑大禮別製辭曲然皆襲沿舊體未始改為遂使祖宗耿光盛烈幽伏槁簡天命靡昭以為神羞而武穆文

孫春秋助祭但習容典不知王業之艱難誠可畏也臣
樸野芻微不達故實竊惟太祖武皇帝推閏位膺正統
撥亂侮亡以黜不端東纓吳馘右攘蜀壘大去荆雖燓
伐蕃酋士無離傷邦用底定罷諸道節度以絶僭萌收
天下精兵以强京服太宗文皇帝鋪敦武旅遂定并汾
分遣良吏綏靖萬國斂才懋官内經百度平租躬耤以
賙四人貽成讓德卒罷封禪肆我真宗紹休聖躬於是
匈奴穿塞侮略邊郡一戎啓行射殪名酋六龎遁去厥

角請罪然而不念細故許其歡盟休寧北方於今是賴

而又進妙道廸靈籥柴奉高濟汾河景光瑞福蔵蕤翕

習臣所不能盡道商之發祥周之監觀方茲篾矣然而

清廟詠歌但紀寅恭淳濯之細不推積德累功之本千

品萬官靡所寄言故臣願陛下萬幾之餘取三聖實録

摭其武功文德在民耳目尤祥極瑞非人力所至者鋪

棻發揚作為歌詩别詔近侍畧依生民公劉猗那長發

之比裁屬頌聲使被金石尚體要而去浮麗根中和而

矯淺誣使言質而易曉理懿而行遠俾天下昭然知祖宗造邦濟世之勤子孫無滿假怠遑之志臣下有祖述奉揚之美超唐軼漢遂躋三代寧不盛耶

論精選太常樂工及募能知音者備太常官屬

昔虞舜命后夔典樂教冑子其言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夔亦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自周以上冑子出於公卿聲工皆有明德其為樂可以道古其為舞可以動容故能來格祖考而同合天地道衰官失

政移諸侯制度陵僭音曲曼靡然且晉有師曠魯有師乙判南北之風執商齊之宜援古驗今若合符節其後士人則漢有京房魏有杜夔晉有荀勗隋有鄭譯唐有張文收祖孝孫雖未能考正中聲以盡善美其推本律吕有足稱道自梁訖周尋亂不厭猶使王朴賓儼緒求墜韻裒合遺器累黍定尺造準寫聲求七均叩五音以成八十四調儼又著大周正樂一百二十篇雖廣而不要雜而無類笛葤相敗雅鄭同儕然禮失求野或有可

來而宋興達者尚未聞焉臣謂古之所以為工者皆精敏之人後之所以為工者皆輿廝之賤古之所以總司者材堪責任後之所以總司者官達則遷樂不逮古責於何有比來諸工尤為淆混或坐區賈子或力穡農人苟避乎丁咸求著籍未識所習况責所閑族居州處凡如牆面雖誨以六樂教以二南亦不能諧神祇和邦國矣朝家丕纂謨烈咸事俊良必不借才無容慚德顧求之任之未至耳且一日失官尚及於死三年廢樂曾何

不壞故有其人則樂存無其人則樂息昔周官盡在武坐且或失傳漢準具存律家莫能取定又況年𥜽綿曠器用淪亡賢者恥而不精鄙夫濫以安處而望樂正雅頌奚由致哉臣願陛下明下詔書且募天下知音之人秩以微禄使備太常官屬賒其歲限寖使討論擇其所長以備闕典又按舊令太常諸工取年十八以下資性可教者使識定員明立章條以判勤惰如此則不過十稔官修事備以須陛下功成作樂矣

乞禁便俗字

伏見朝廷每有冊書詔令布下四方而便俗作字不據經古及題署宫殿率多訛畧萬民所察百官所瞻誠非其宜類不可悉舉臣且一二言之今之勑字乃古勞來之勑音賚自唐以來習而不悟今若改以為敕義亦無難議者便謂行之已久變必驚俗此非通論也昔隋唐詔敕以⿱髟替為替移之字後因顔師古摘發其謬始議改焉則當時以⿱髟替為替猶今以勑為敕夫⿱髟替雖謬尚是一

音勑敕相訛遂乖兩讀自宜稽古改從本體宮殿之署標榜高嚴遠人朝覲注目觀仰學在四夷亦不可誣漢承相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書乃由何始當時立法寧苟簡耶且如今紫宸垂拱常所御殿而殿字從屍從殳今之左偏遂尸下作共垂字從土今乃作山紫應從此今書作𣦵(此俗作此)宸應從辰今書作辰(辰俗作辰)閣門以西為西外龍門以尨代巳如此之類不得不改及詔制之語以本(音叨)為本以毋(音無)為毋以撿(音斂)為檢以開

音弁

為闕斯則字訛音變尤難行遠臣聞太宗皇帝常詔右散騎常侍徐鉉考正說文鉉之言曰若乃高文大冊則以篆籀著諸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當時謂鉉為知言臣愚以為詔文冊詞府號官稱宮室題榜皆當垂示史冊非尋常簡牘之類願下大臣討論文字更俗隸之失求篆籀之真詔示有司斷從正體

論國忌

伏見列聖忌日沿唐之舊百官伏閤慰訖咸詣寺觀跪

伏齋贊謂之行香仍置神位進奠疏饌臣竊思之禮尤不經方外之言本以懺罪求福誘訹迷妄卯樊委巷不達死生之變故於喪葬亦或用之至於朝獻帝範非若匹夫下俚可行之也臣愚不敢遠數國家積累之慶且自太祖而下豐功鉅德家至戸曉生為睿明歿為上神何福之求何罪之懺求於非福則是諂祭懺於無罪則是誣親沿事索理謬悠可判且其謚在金冊主在清廟每春秋享祀前誓有司齋戒奉之濯濯潔之禮以相儀

樂以節步尚畏不觸以為非馨今乃緇毳羽衣輕接光烈熟具粗餗以希迪嘗使在天有知其不能下而臨享也明矣願罷忌日百官行香及撤去所設神位必若國家難於驟改則每及忌日止令道釋二家自率其徒薰祓誦唄列為疏奏間遣一使馳詣陵寢焚之以伸蒼黝謝生之報庶幾近於禮歟

乞置太廟神御庫 待制日奏

宗正寺奏為趙希言劄子奏太廟內神御物有蠹頭冊

盞牀燭臺等不用之物甚多約金萬餘兩銀八千兩乞差官别為處置所貴盜竊不生奉聖旨令宗正寺相度擘畫聞奏寺司檢會大祖室内有黑漆盞二隻元有折撥下裝釘痕見在欲乞將不用者盞冊牀四十餘件及螭頭等依太祖室内素盞折撥金銀所有竿杖並乞依莊穆皇后室内神帳法物焚埋狀後中書批送禮院詳定臣謹按神御之物在祖宗之時其數尚少故就致夾室不須他處及時歷三聖崇奉益恭而寶盝匣牀充滿

二室今趙希言及宗正寺乃欲除合用器物外盡乞毀
拆焚埋以防盜竊質之禮意殊未得宜且天子宗廟之
重以金銀崇飾神御尚畏招致盜竊不知官司何用條
禁何施況非時毀損驚動羣議又未必合祖宗神靈之
意竊尋周禮有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寶物世傳者皆在
焉伏詳今廟地狹隘不可别為庫室欲望以宗正寺西
偏南直太廟即宮闈令廨屋其地雖小可建大屋十數
間將神御不用之物悉移置於中號為太廟神御庫令

宗正寺一就管掌責無毀瘞兼合舊章其灼然有敗爛
什物即乞焚埋使無褻瀆取進止

景文集卷二十七

景文集卷二十八

宋　宋祁　撰

奏疏

乞開治渒河　案歷代名臣奏議係慶歷二年祁知陳州時上

臣知壽州日伏見本州安豐縣有芍陂自古所傳元引龍穴山水及渒河水入陂每歲灌田萬頃近年多被泥沙淤淀陂池地漸高蓄水轉少龍穴山一派水源既小

令來只藉渒河注水入陂後來渒河一道水渠本縣又不修開遂至水道堙塞陂水淺涸臣自到任後併值二年乾旱去年自六月放竭陂水只是救灌得側近一二千頃是以夀州米價踴貴官私妨闕臣竊聞得夀州正是出米之地全藉此一陂舊來陂水若滿常無乾旱是以縣名安豐葢取此義臣欲乞朝旨直下本州委知州通判親往陂上相度開治渒河令水渠深快于渒河内築隄闌水入渠注滿陂内高築陂岸及重開掘陂内淤

淀之處令稍深濶其工亦不甚多只乞就來春農隙之時少借隣縣并本縣人夫三五千人約工一月可見次第如陂水滿足則溉田萬頃永無凶荒兼得陳潁至京都一路官私米斛有可供應取進止

言三路邊防七事 案歷代名臣奏議係慶歷三年祁為禮部郎中知制誥時上

臣聞病者療之未危火者防之未燃若已危已燃雖有嘉醫力士猶不能振殂爛之若是以思患預防所趨一焉臣伏見河北河東陜西比年騷困契丹規掠塞下求

宗賂遺陛下以天下為心屈已忍忿與之通好心紓倉卒之急是以河朔生靈宴然暫寧此陛下權時之宜也夏賊逆命襲金明殘麟府破任福敗壞多殺吏卒數十萬轉食屯兵于今五年士氣喪沮每聞金鼓之音皆股戰膽銷有百走退生之心無一前鬬死之志部署鈐轄位均勢侔不相統一賞濫而不實罰弛而不行上下相蒙儌一切之幸臣計二陲之憂比病與火可謂將危而且然也中外有識無不寒心臣愚以為不速興而救之

事一蹉跌悔無及矣伏見中書門下樞密院日入奏事
遵奉常體但以官吏差遣使臣遷轉比例高下計較錙
銖下至百司冗屑中請無不關白聖聰及宣敕行下一
署曰聖旨至于邊境措置安危大計反不暇及之臣愚
無知竊以為過夫不當行而行是為徒行當憂而不憂
是為必憂今耶律君臣包禍就毒故馬放陰山之下待
隙而動彼其旋玩河朔如股掌之上責貨不已又將責
地禍根釁萌章章如此朝廷忽而不防未知何謂耶方

今河北河東不澄濫官不閱冗兵帥之才不才未嘗擇械之可用不可用未嘗選自敵使繼至便謂信誓可憑謀臣高枕了無為備可謂發篋啓笥以待寇攘今陛下盛德清明大臣方正恊力獻可弼違朝無間言不於此時側席署朋思所以禦之之術急除弊政圖刷大恥乃欲優游自暇日安一日待病之危待火之燃救不晚乎夫碎目雜務非宰司職事假令此等一皆不問委之有司尚無繫於治亂若二敵挺變更相影嚮一出于北一

擾于西國疲于轉輸一夫餓豎興為盜賊憑高呼吽環數百里則天下安危決于一日之間推是而言臣所謂不當行而行當憂而不憂果可信也劉平石元孫輕脫寡謀徑與敵鬬師敗身死損辱國威令之為帥不鑒前失尚守舊體終無改更其出師也無鼓旗則號令不行矣其戰也無行陣則敗走不救矣其止無營壍自守其行無輜重自隨烽候不明間諜不設不量人事不察地形將不撫士士不識將遷代紛紛未始暫寧而有司據

例換移習不為怪是以敵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亦未嘗聞朝廷求所以敗所以勝之由彼所長我所短之要何者有勇何者有謀而可以相輔若何則守若何則戰而授之成筭兵若久而不解何策以支食若有時而乏何術以濟今陛下未以為念大臣未以為言天下安危誰任其責臣聞識見隘陋不足與權大事竊謂當今之急者有七一曰講軍陣二曰廣牧馬三曰精器械四曰力耕桑五曰擇官人六曰重贓法七曰籍游冗臣既

檮昧知其大而不得其詳又不敢掩衆謀申獨見伏願

陛下試以間日詔一二近臣出此七事令共力探討使引古驗今執處其要陛下與大臣擇而行之既行又執而不遷浮議撼摇且皆勿聽然須近者三年有成遠者五七年十數年而成陛下安心緩慮總其銜勒夫治國若種樹非謂朝種而暮可庇也假以日月則根柢深固坐獲茂陰昔孟明再敗秦師歸脩國政晉避其德遂霸西戎今若力農繕兵日夜申儆張吾百度振吾六師其

居有備其行有法彼二敵聞之必且狡謀潰于其胸陰計爛于其脅矣臣又願陛下詔中書樞密院自今以往取有司申請不干大事者許依唐時堂帖之比直令堂判院付之有司雜務已有定例便行不奏其可以蠲除歸有司者定為永制俾之奉行若其大事非臣下可得專者然後奏請自然綱提領攝事亦希簡使大臣得專邊境盡慮金革矣諸路部署以下出兵之日臣願依軍法以一階一級交相統制令一則易行官專則有威無

令貴臣監軍韋制其內將之與士旣相習熟則不可數爲替改使得恩結其心威統其違緩急與之生死乃可爲用此其畧也昔楚莊王區區之諸侯踞畢濕之地無日不討軍實而數之具戒于國中曰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用能服鄭宋抗強晉威震中原況陛下擁四海之富攬天下俊乂與之圖事耶然時哉時哉不可緩已臣愚戇不識禁忌惟陛下哀憐省納

減邊兵議 案歷代名臣奏議係慶歷中祁為翰林學士時上

臣本書生不當妄言兵革但以事勢料之參驗今古有灼然易了者敢為奏請臣伏見自古以來防邊守塞未有屯結兵馬經年亘歲常在城砦無有休息者傳曰久暴師則國不足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只如秦漢時與匈奴更相酬報出入鈔掠亦是兵罷即歸不令屯結亦不如聖朝長令兵馬守備邊上既不出攻坐費糧運是故用兵未及六年天下之財已告匱竭良由邊將不知休兵朝廷不授成算億萬之費耗散而不計若更十年

未知多少財用可濟其艱臣請言其驗敵界自三月後馬瘦放在草野不能負重關陜人皆知之則背春向夏敵不能大舉其驗一也敵無餽運每入漢界嘗因糧于中國中國自三月以後纔有麥熟其餘禾稼未成無糧可因敵不能大舉其驗二也又有高山大川溪谷相衝春夏之後雨水時行霖潦為阻敵不能大舉其驗三也是敵兵銳于冬令而屈於秋夏其勢可見臣欲乞朝廷詳度許令於沿邊州軍城砦每年自三月後抽減一半

兵馬入內地州府就糧直至九月却往元駐劄處號為防秋況所抽兵士雖在內郡其校習訓練一如邊上此乃事之至便不足多疑一則邊上州軍愛惜得年支糧草二則兵馬有休息之時三則兵士到內地州府亦為裹費四則關陝之民免得轉般糧食是邊上一年支準可辰為二年也識者必難臣曰敵知朝廷自三月後抽退兵馬必選擇壯騎精兵出人不意入來漢界作過恐大段深入鈔掠人民破蕩城砦何以為備臣對曰假如

敵人有壯馬精兵能于盛夏入漢界作過三五日只是
鈔掠得界上些小熟户人民且無糧草可食彼又不會
攻打城壁朝廷但只令所在城砦堅守不出兵及州軍
只增城立柵相對不與之戰則見在一半人馬已是足
用萬一敵人竟敢謀深入即令内郡就糧兵馬旬日内
可以勾集令大將將數萬之兵結陣徐驅往彼救應亦
只令硬砦相持勿與彼爭鋒使之進則不敢退又粘逐
常擇便地自逗留至二十日以上彼必有糧盡或雨水

之阻又何能破蕩城砦大段深入也但自來朝廷不肯明下成算與邊將令抽退兵馬是以邊將畏避責罰長要占留在邊上圖常有準擬其添到軍馬以死固執無因肯減一人一騎令若朝廷明降成算使之遵守如敵非時入界萬一有少敗衂朝廷自任其責自然邊將必無固執斯議者也伏望降付中書樞密院子細商量取進止

乞專刑賞狀 案歷代名臣奏議係慶歷中祁為侍讀學士時上

臣聞天子之所以能制四海役萬民而臣之者其柄有二曰刑曰賞而已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昔宋子罕謂其君曰慶賞賜與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自當之於是宋君失刑後為子罕所刼且子罕纔得一柄已為主患況兩得之哉伏見陛下恭儉仁厚憂勞聽斷細務小物一更聖心近世守文之主未見其比然而任用臣下主柄外移委棄刑賞

不自總攝凡有所進必待臣下之譽而用之凡有所退亦待臣下之毁而黜之夫毁譽行于上則朋黨成于下且黨人所惡能得陛下之法而罪之黨人所愛能得陛下之賞而官之則舉朝之人重私賞而輕公法舍其君而歸其臣雖欲無危不可得矣龍之所以能飛霄漢入淵泉變化不測以風雲爲之衛也虎之所以能搏百獸神空山以爪牙爲之使也使龍失風雲則繢綃等其靈虎廢爪牙則㹴鹿角其能君失刑賞則見輕于天下矣

況今四夷交侵師不用命財匱民怨吏以苛刻相挺官以黨羽相營陛下何不收取二柄而自用之假如罰不當辜人猶知畏賞不值善人尚知恩又況陛下之德之明其賞必善其罰必罪耶魯國政在陪臣春秋為諱之稱之曰盜況擁九五之丕構總天下之機矩倒持利劔以資斷割忽洪範之至戒襲子罕之覆徹輕龍虎之神威抵春秋之所諱台衰促亂何所利哉比年以來日無盛光月行黃道氛霧無時河決地動皆下侵上上失權

之應也伏望陛下上揆天神俯觀人事收威福以在手破羣黨於私門奪乾剛擊雷聲行之一日天下廓然矣臣蒙恩深厚不致愛死輕進瞽言惟垂裁赦

乞知州轉運使三年理一任劄子　宋歷代名臣奏議　陳慶歷中祁為侍讀學士時上

臣伏見比來知州轉運使未曾在任得滿三年民間利害及簿書文移未知次第卻已遷換迎新送故上下告勞臣不知朝廷設官欲為理耶如不為理臣故無可言

者若欲為理安得用此敝法守而不改今審官院差遣不行便奏請京朝官情願二年一替且差遣得行一司之暫利也還換不定天下之大害也故敗國家大計使吏姦得行生民無告無出于長吏數易也臣愚以為方用兵時財用調度多出于民知州轉運使不得人不能集事伏望普令臺省近臣舉知州轉運使五人轉運使知州三人有材幹者以上或已在任亦許就舉充數理三周年為一任不得只理三十箇月每歲轉運使索取知州功過并自具功過申

尚書考功考功逐旋聞奏請別近臣為考課使精加考較若三考俱優改一官知州升大州轉運使升上路三考俱劣黜一官知州降小州轉運使降下路二優一劣改一官二劣一優奪半年俸大約以此為率以上賞罰並舉主同生減一等舉主得以數人賞罰相除其提點刑獄使者通判並比類此年考只令中書門下及審官院揀選充職取進止如何施行其優劣略臣乞差官簡下

乞減稅劄子

竊聞山東關中京西河北去冬無雪宿麥稀種居者愁困去者流離綿春跨夏搏手無望朝廷雖切勑長吏漕運鄰粟然而財用久屈倉庫半空僅能濟軍何暇及物今州縣惟中户以上尚且懷土以待有秋而繇役百端科率千計必不可損須出于人以臣料之私蓄有涯官用無際歲既未足民胡得安陛下若不曠然垂恩有以大慰其意則蚩蚩之衆飢弱者就死強悍者為盗盗賊既廣討捕必嚴兵盗相拏邦國深患臣愚以為方今艱

食之際其災傷州縣且詔豫減今年秋夏二稅安集居民吏令力農無失生業推主上之恵置黎人之心羣心苟和不逞自息權救時急深適事宜取進止

乞脩復陂塘古跡劄子

粢歷代名臣奏議係慶歷中祁為侍讀學士時上

臣伏見邊鄙用兵以來所急者莫急于食食者出于力農而國家未嘗留心于農事天下郡縣雖有陂湖塘堰例不修營轉運使知州通判但帶勸農之名畧無其實及知州通判令佐結銜兼隄堰溝洫習以為常亦不復

知是何等語是以農困食艱通天下計之常無一年之蓄且天下無一年之蓄古語以為國非其國況今大兵在外水旱難調脱若災儉相仍臣知國用盡于軍輿則力耕之人餓死不救羸老委溝壑少壯為盜賊貽患國家非細事也臣欲望朝旨專下轉運使知州通判令佐等嚴行曉告使于部内各按求陂塘古跡可以利民救患者並令收復量率夫力限日計功如能不擾村鄉久遠利濟並與理為勞績優加酬賞若因此取受騷擾農

人所犯一疋以上乞追官勒停十疋以上仍除名終身禁錮以上如可施行乞詳定條禁又條制舊有五戶各一保宜申明此條令力農之家五家相保其中如有惰丁游手不事桑柘不勤五穀田疇荒閑者並許本保申舉官司明行科罰遷配遠州其勤勸農業者國家每一二年畧行優卹或少放正稅分數或免戶下差科月日自然人務農業國計必充取進止

乞損豪強優力農劄子

臣伏以摧豪強惠小民王者政教之美也今天下力農之人國家衣食取辦然赦恩未嘗有一言及之豪猾兼并之家居物逐利多蓄緡錢至三五十萬以上少者不減三五萬滯泉貨使不流通美食高枕坐視朝廷財用之急不肯以一分毫佐助公家臣以為此奸猾之民皆國家所宜禁切陛下至仁止令入粟與官然所得至寡不濟國用臣愚以為請自京師及天下應有物力人户計直及錢一萬以上者官司明諭詔旨使令百姓各指

實自言有多少見錢及他物實若干數目先作簿抄上然後官司普令十分中官借二分助軍錢許于所在送納仍各逐家給付州縣帖閑坐敕命俟將來邊鄙罷兵日並支還象牙香藥茶鹽許百姓任便于京師外州清算其所借到錢于逐州縣置彼處所出百貨輕齎入京付榷貨務減市實收錢仍別立庫存貯以備軍需警急如此錢稍有次序乞朝廷下詔普減天下租稅三分至一半以下以明國家損豪強優力農稱物平施之義

乞停開溝洫劄子

臣伏見景祐編敕應天開封府界宿亳曹單棣許陳蔡等州溝河逐縣令佐如能在任多設方畧勸誘部民開道通流别無時雨滲潦田苗並許批上歷子及本處保明聞奏令佐與叅選注家便官臣昨知陳州日體問得諸處縣令主簿為見有此條貫只是逐年一度差公人下鄉取責戶長等狀稱勸誘到百姓開導溝洫河道並得通快别不滲損田苗文狀申縣本州據縣狀批上本

人歷子得替日依例保明便該參選注家便官其實每
年無一户一工曾開治溝洫本官亦不曾按行勸誘所
有每年渰損田苗放郤二税郤稱是外處横水入界致
渰殺田苗不是本處雨水渰潦似此不惟選人僥倖顯
屬冐罔朝廷臣愚欲自今後停廢上項條貫更不行用
今日以前已在銓參選人乞不追改取進止

乞復符節官劄子

符契之信天子所以拱歛威重檢防邪偽其在兵賦尤

重自周官鎮圭以召守牙璋以興師漢氏始興郡國為竹使符以代牙璋光武中興禁法疎簡但以璽書發兵于是杜詩建言以為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請復虎符絶姦端朝廷更從其議魏晉訖唐因不遵用惟五代衰弱州國褊近旦命暮達不容有詐于是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為驗國初受命方事之繁急于盪定未暇修復方今地大師衆巧譎寖萌承平旣久民不知戰緩急邊陲有警而詔文單下誠恐細人間牒

姦詐模寫乘機徼倖稽逗期會無以察知則國家亦當居安思危先事立制奪邪人竊發之便願復符節官以明慎國命凡發兵百人以上財賦百萬以上皆待符與詔書雙下使郡國合而後遣百人百萬以下則符契特行焉據為大信誠有國之要務其符之形製乞下有司詳按舊典施行

請募民入米京師劄子

去年江淮二浙稻收七八而淮南饑疫之後戶口寖衰

縣無完村村無全户纔足自贍罔能及他惟有江浙二方天下仰給臣以為京師禁旅近數十萬三年之蓄不可不備去年國家垂憫南土遘兹薦飢減漕粟之常科軫斯人之艱食上恩雖美邦計未充且足食足兵乃可治國我倉我庾所以為人夫江淮漕運之司輸米上供已有定數若更多取則官司不供故臣願陛下明下詔書募民能入米京師者倍價而糴三分其價一分給錢二分則以方搉茶準其直而與之商旅利于化居吏卒

緩于程督如此則倉廩實京師盛郡國安矣如允所請

乞付外詳議

讓轉左丞劄子

右臣今月十八日本州進奏院遞到官誥敕牒各一道

以臣書了畢轉臣尚書左丞聞命驚懼不知所舍臣自慶

歷中受詔纂修與諸儒討論首尾纔及六年便值臣差

任出外雖蒙朝廷許將史草自隨悉力編纂其如極邊

事務荒廢轉多皇祐中史未有緒蒙朝廷差歐陽修分

總紀志與臣共力臣任益州日頗差使臣督趣列傳殘
卷及移鄭州又蒙遣編修官吕夏卿乘驛就臣商較同
異催促了當歴一十七年書克奏上書成淹延職臣之
罪至如歐陽修撰列紀志等衆篇各有法度方成一家
范鎮王疇以下譔次精該一代大典非修等不成臣去
書局已十有一年修撰之時不與諸儒研確成書之日
又不與伏奏殿廷臣于修書之勤十不得一二若然臣
有稽延之罪無編次之勤不可與修等均賞伏乞陛下

汝還臣此來恩命只旌賞修以下諸儒庶責賞分明允

愜公議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文集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國均

景文集卷二十九

宋　宋祁　撰

奏疏

直言對（宋仁宗本紀皇祐三年春三月詔求直言　是時祁由龍圖學士復爲翰林學士本傳作景祐中誤）

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宋某昧死言伏以陛下躬至聖開大明數引近臣延謀急政退托不敏開敢言

之路日昃便坐以須告猷夫人君據安而念危則終不危操治而慮亂則終不亂何則幾微之兆成敗之端森然前判于胸中矣臣向已被詔對所欲言書聞於上未合明聰陛下赦其無狀再降德音以欲竭盡下情以裨萬一顧臣敢無辭而對臣聞羣臣之所以有朋黨者何也由忠邪不早判耳且君子得位必引其類使協濟忠力不為私也小人獲進亦引其類使扇動聲勢不為公也君子指小人所引固曰朋黨小人指君子所引亦曰

朋黨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此人君所以易惑而難辨也陛下何不質之以事驗之以言其言也陰賊忌害巧為迎合聽之似可用察之而無實小人也其言也質直蹇正多所補益聽之似逆耳察之而有實君子也又以其言驗其人之行事與言合者為忠事與言反者為邪不黜其邪不進其忠則朋黨終不除矣臣下之所以讒佞得行者何也由朝廷言之路太廣也夫正人能言邪人亦能言古者稱言之無罪者謂有道之言也若邪人

搆虛以害有位架妄以間忠臣亦以爲不可加罪則是以言喪邦矣且邪人緣隙投詐寄事造奸詆人必以難驗之文傷人必以似是之語使進不得自辨于主退有以離間于君于是正人幽憤有功抑退如此者陛下雖加罰焉可也正人則不然毅焉中立侃焉正論引古今之宜根刑政之本質之衆則無害措之事則可行不爲勢傾不爲利奪如此者陛下雖加賞焉可也故言路大闢而正言不賞妄言不罰則讒佞終不去矣今議者皆

曰朝廷誠安且治臣以為不然夫三患未去安得為治

直亂之未作耳請試言之夫與賢人謀事而與不肖者斷之一患也重選大臣而輕任之二患也大事不圖而小事是急三患也何則賢人必為國計而不肖者專為身謀為國計者必恃至公故言直而援少為身謀者專挾己私故喻巧而援多人君不能察之則奸詐行矣于是言長利者則破之以小害使終不能為利圖大功者則急之以近效使終不得立功善令方下而謬令移之

矣公議始行而私議奪之矣且不肖之人已不能忠而忌人之納忠已為不善而能敗人之為善改白作黑以是為非若朝廷已知其奸不能斥去郭公所以試亡也已知其賢而與不肖者並任用之劉向所以獲罪也此今患之最切者也夫大臣左輔右弼參贊權綱朝訪夕對彌縫闕漏既以為忠且賢而擢之矣材且謀而任之矣是宜待之以無貳責之以一心今或指纖瑕采飛語小則被疑大則賜罷朝為皐夔夕為擣杌遂令家無全

節人無完行何其有道之世而賢者之乏耶誠任之失其理矣徒使繼至者懲前畏後偷合取容事存形跡日防猜阻舍國事而不慮苟身謀以自安大臣如此陛下何須賴焉且君視臣如手足彼將以手足為報君視臣如路人彼亦將以路人為報此患之次也聚天下莫急於財鎮天下莫切於兵制四夷莫神於機仕天下莫謹於官今財已匱而不昔計兵甚冗而不能擇機至而不敢謀官濫而不知選而執事者但且計小利害責小經

費羣對而旅前取旨而奉行日復一日歲偷一歲陛下又不念此寧是朝廷之福耶此患之又次也假如萬一邊境有事盜賊相挻甲兵宿野冠敍在路此時三患不去誰能出身為國與陛下共處安危耶誰能執節慷慨為陛下前死不顧耶臣故曰非能治也直亂之未作耳陛下詔中書門下使擇天下之冗官澄清流品詔樞密院去天下之冗兵寖明紀律斷自宸慮必取成功不使渙汗復收匪石中轉則縣官之財有數年之饒為萬一不

虞之備策之善者也機制夷狄臣前對已嘗具之猶有可念者臣聞馬者兵之大也邊庭之所以常取勝中國者也今監牧弗謹牸畜無課而自蕃入中國既有定價則駔駿不至而疲駑實來地非所宜死者如積河南河北草地數萬頃為郡縣所侵挑田伐樹半入民産且中國之兵步多騎少騎兵利平步兵利險夫自河以北地若砥平目與天盡不見堆阜此非用步之利也雖步卒百萬詎能抗戎馬之出入乎故莫如養馬與之馳逐則

契丹懼矣夫馬政修舉牧養得人五年之中可致良馬十萬外可以罷西邊之入中令得與民通市内可以俢人心之馳突與契丹爭衡此誠用武之急也臣又聞南方鑛冶地寶不乏但轉運司與州縣莫適為謀昔之本錢數十萬慶歷以來為官司侵耗畧盡矣今既無糧貨不能聚人上下掩閉止以坑穴不發為解采鑿烹煉反為奸人所盜利奪于下貨失于官禁帑之錢日朘月削今若留數十萬緡置于饒信權為本錢精擇材臣委之

經度自今舉吏專建官司庶幾銅溢於山錢流於府此可以責數年之效未可以驗于目前也銅足錢多此亦富國之一助耳臣智識庸暗不足上當清問輕率狂狷惟陛下裁貸其誅

論羣牧制置使

臣伏見舊有羣牧使昔以樞密院一員總領臣以為國之大事在兵兵在馬今但以兩制以上領羣牧使其于小臣浮議易為更易若樞密大臣兼總之不惟要見國

馬登耗大數準量騎數所用又免小臣狂妄議論所貴牧事寖重速致成效

論復河北廣平兩監澶州兩監　按歷代名臣奏議係嘉祐六年祁為羣牧使時上

西北二敵所以能抗中國者惟以多馬而人習騎此二敵之長也中國馬少又人不習騎此中國之短也每至敵來作過則朝廷常以所短禦所長是以十戰十負罕有勝理今議者但欲益兵破敵不知無馬且不能為兵

也用兵七年終不聞講牧馬之制此寧朝議未之思乎今羣牧司管河北凡十監其五監畜孳生馬五監畜大馬然未嘗有數登十萬匹者何其弱也今河北洺衛相北京五監之地皆水草甘涼可以蕃息但官非其人不能盡法牧養何者馬數雖增未之賞馬數雖耗未之罰急則括買民馬苟以充數既不可用徒有芻秣之費驅之邊境未戰而凍死者十八九矣又聞河北洺州廣平舊有三監今惟一監存馬欲望朝廷差有智識近臣按

求舊地復為三監澶州舊有東平監水草地氣與洺相一體亦可興復北二監合河北五監通為十監每監以一萬匹為定額如國家牧養得人則五年之間可以自養及額餘數則可以分入河南鄭許西京三監及在京騏驥院天駟天廐諸監坊矣同州沙苑一監地尤宜馬令御只畜大馬不令孳育殊乖所宜欲望朝廷許將孳生馬五千就沙苑分左右兩監委官益占官地謹加牧放五年之間亦可得數萬七年之後可支陜西沿邊諸

州戰馬之闕矣

又論京東西淮北州軍民間養馬法

河北陜西河東出馬之地民間皆宜蓄馬而近年黙中土兵已多耕農數少難行民間養馬之法伏見京東西緣淮北州軍地不純熟馬之種類與北馬小異若令民間養馬朝廷緩急差可濟用臣今畧為養馬法如下

一民間能養馬二匹者免半丁科率三匹者免一丁五匹者免三丁仍州縣不得尋常専擅差借其有第一等

第二等二户全無丁者勒養馬三疋一丁者勒養馬二疋其力及一丁養馬户比有丁養馬户免一半科率

一所養馬州縣爲立籍許令提點刑獄與知州一歲一閲以知實數如有死損仍委本户置買及數

一民間如有力及人户能養馬及十疋以上其户下科率十分與免七分

一所養馬不得夾帶川蜀淮馬至小怯者充數並須堪任負載者

論養馬劄子 案歷代名臣奏議以下四首俱係嘉祐六年祁為羣牧使時上

臣等近知河北孳生諸監馬例各低小不堪戰陳蓋自來馬種雜亂或翁大母小或翁小母大配放時不曾揀別是致無由生得高大好馬實恐緩急有誤諸軍分配昨有判官冦平因點印時曾揀好翁母馬七百餘匹送淇水第一監別立羣分配放已準宣命施行續據都監李知和乞于逐羣内揀出五匹大馬破草養餵好母馬配放又蒙宣命許依臣等參詳逐官各見用心揀別馬

種然終是未得盡善今欲乞將孳生監與一例分作二等其骨格高大堪充戰陳者爲上等骨格低小有諸色病名者爲下等各别立作羣分配放仍令草地相遠不得交相混雜如此必生得駒口格式入等堪任披帶至于雜馬亦自無闕用其自今以後生得駒子亦便依此揀别各歸等第内上等馬翁並乞依冦平等奏請于不配放時破草料上槽養餵所貴及時遊放不至羸怯兼臣等不住將諸州上京馬内揀選迭格好翁母馬小作

番次逐旋差殿侍押赴諸監如此分開等第不出三年必須大段収得迭格駒口以備戰陳取進止

又乞養馬劄子

臣頃年為羣牧使其時曽擘畫欲于諸監市母馬合見馬共成五七萬匹一歲大約得駒五萬不出五年得二十五萬就中破死損十分之二得駒二十萬于二十萬中選出負馱馬十分之五得戰馬十萬匹以為中國有此馬可與敵人相馳逐使聞風畏威不敢有窺邊境意

是時西事已定朝廷求安便忽畧此事有司指摘臣奏以為迂濶但言放牧之地侵損民間膏腴田疇有損無益于是寢廢且馬者兵之本倉卒求之不可得若無事時歲月孶養臨事自無闕乏臣欲乞選左右名臣議羣牧養馬法收還牧放舊地多列廄庌檢詳新舊條約擇取便宜如臣所請且為新制及罷河東陜西馬禁許民間與番落自相貨買及許天下民養馬勑州縣不得計在貲財之限其牧馬臣且以十年為期若歲歲滋養當

得二十萬匹而天下百姓所養馬亦益多假令西北二邊敢為風塵則我兵足馬健與之角戰誠不足畏取進

止

帖黄云今天下馬軍大率十人無一二人有馬而所習伎藝與步兵不同緩急不堪移充步人使喚使軍人無馬是國家虚養此兵有名無實又云臣舊知牧馬數不多于中選取戰馬即今數目益少此事為用兵之切務伏乞朝廷深以為意

論買馬劄子

河北孳生監馬母數少逐年有妨滋配勘會麟府州馬最宜孳生准先降條貫其馬作五等收買第一等一十八疋端至第五等各減一疋後來宣制于逐等上例各減絹二疋第一等馬見今只有十六疋端蕃漢興販人户别無利潤致騍馬轉少竊恐諸監每年漸見孳�闕

三等以上各特添絹二匹第四等五等各特添一匹仍令逐埸買馬及三五十匹旋計綱上京赴估馬司交割從本司再行揀選堪為好馬雜馬兩等轉送孳生諸監添助蕃息臣等又見漢武帝時為將軍騎馬少乃令天下諸亭養馬歲課孳息即知權宜立法古今一體如將來諸監母馬數足即卻依元降條貫施行一則招來興販人户將好馬中官二則三數年内孳生駒口漸多準備緩急支填戰馬無闕取進止

又論養馬劄子

階文州買到省馬舊來牽送上京近因本司擘畫奉聖旨並令送陝西轉運司支配諸軍闕馬伏緣今來孳生諸監闕少上等馬翁馬母蕃息駒騍本司相度欲乞今後階文兩州買到第一第二等馬内如有迭標格好結裹及事藝別無病名堪充作馬翁馬母委自本州長吏躬親揀選十歲以下者令依舊押送上京于估馬司交納從本司填配諸監其餘揀退不入今來色額者自依

近降條貫施行取進止

議西人劄子

臣伏見趙元昊遣使進納誓書西人在館以待答報伏知朝廷議欲降詔遂相開納止留册命未便舉行又聞俞青使回北庭謂本朝若必行元昊封册勿令使命深入恐契丹兵馬一例殺傷又其答書有俟平定西鄙遣人來報之意此皆含糊未決之辭包奸蓄怨之語也臣愚不敏不知大計竊謂機危之會理須審思事脫一失

悔將難救且西北二敵連兵搆難中國之利也方當整勒兵馬陰拱高視候其大傷小亡乃可以進今若便許元昊同其誓文則二國要約固已先定不待封册方正君臣如此則元昊之貢獻必且續至朝廷之金幣亦便頒分假使北敵能勝西則契丹必歸曲朝廷以為撫彼叛臣逆其來信負力悖慢勢必稱兵而元昊得朝廷誓詔必且取重外鄙市怨耶律肆其狡獪因為間諜得我金幣以救敗亡是乃紓敵禍于一時嫁外怨于中國矣

使西能勝北則二敵之怨必深契丹士力更當讐賽則朝廷卻與元昊歡盟厚賂安得不動敵情哉契丹之怨朝廷益深則元昊之結朝廷益固者非謂與我為金石交也彼藉我之賄假我之援全境激敵以誓刼我使吾邊戍束手瞪目熟視流散不得侵畧然後首鼠窟穴養成豹虎斯其謀也臣又料契丹未能得忠于元昊先且取賞于河北避强擊弱有何不可是朝廷免西鄙之小衂結北方之巨釁輕重之擇安得不懐且契丹言恐一

例殺傷又云俟平定西鄙此何等語朝廷忽而不計耶臣伏見元昊誓書中要結天地誓及子孫言雖夸險勢亦窘急何者彼益迫契丹之用兵畏我境之乘便畧其邊寨取其老小重以詛誓務在速成必知朝廷已賜開許不肯先違誓信則彼一心捍北永無東顧之虞此賊昊之計事在目前確然可辨臣以為當今計者不如且遣彼使賜以存問詔書詰難誓文更令修正遷延來往以睒後期兼令雄州騰報北帳俟其雄雌之决更議拒

納之宜撫西懷北兩得其便伏望畧同聖慮一賜裁擇

取進止

乞宰相監修唐書疏 集歷代名臣奏議係仁宗時祁知成德軍時上

臣先奉詔修定唐書是時賈昌朝罷執政丁度以參知政事嗣總其任度比罷免而書局不解令度不幸薨謝臣又遠守邊郡本局止有刪修官王疇以下四員至今編纂遲延紀志俱未有草卷誠恐書無統制諸儒議論不一淹引歲時欲望朝廷許依前例以宰相監修竊以

一王大典垂法千古今功且垂成而其間褒貶是非出史臣等須藉當國大臣商確訂正為斯文之重庶書成行遠無愧前人唐特修晉氏一史亦宰相恭總彼偏方陋國制度殘寠尚以輔弼領之况今唐書恢大光明為不侔矣伏乞特賜詳度施行

請復唐馱幕之制　宋歷代名臣奏議係皇祐四年祁知成德軍時上

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什為五馱法馬牛任從所便其間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亘歲月無

所闕乏自五代之亂更相侵擾其兵不出中國弱者輕齎強者因糧遂失五馱法至今相承不復討尋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軍得葉鍋布行槽等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員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被甲所將衣衾悉自負荷馬軍則盂杓之類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安能挽蹋擊刺與爭勝哉故無幕帟則士卒無所休

庇無馱法則士卒須自負荷此于軍戎亦非小害臣乞
詔近臣檢求唐馱幕法下殿前馬步軍司議可復與否
明條利害上稟朝廷指揮

論復監地必有羣臣以百姓稅地為言

國家今廣置騎軍而無馬給之騎軍所習旣不可為步
則是數十萬衆無所施用常坐費糧廩而與無軍同也
臣固以為不如復監地多畜戰馬以給其用計之便者
也凡監地有及千頃五七百頃者其間附山包野陂澤

茭草非耕種之地今若復之則羣臣浮議云害百姓良田使農不得耕種臣以為不然假使牧馬之地一監有五千頃皆為稅田國家所收歲未及數萬石以數萬石之粟于軍之虛實未有所益也使有牧馬數萬匹則三軍之氣可以坐增由是言之國家急須軍馬之時難良田尚可變而為牧田況今之牧地非盡良田者乎臣伏見洛陽單鎮兩監曾廢為民田議者知皆以地之肥美及經一二年民之佃不及一二百頃其餘盡為荒野無

人請佃牧地之中樹木數千萬株皆為百姓所伐賊賣而官司明知上下相蔽不為糾發俄而却復此特倖人邀一時之利議者之過此則監地興廢之一驗事已見前惟國家詳酌而行

上便宜劄子按歷代名臣奏議係皇祐五年祁知定州時上

右臣伏念行年五十有六素自衰怯不逮人宜內治一郡習刀筆簿領計校米鹽與俗吏爭課最以報萬分不意陛下過聽乃使守邊居真定不半年徙定武任過所

能早夜震惶然常聞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衝要為國門户且契丹所欲得者惟定與鎮二軍不戰則進薄深趙邢洺咋脆撞虛無有患矣臣所以日夜深計者以為欲兵之强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而練莫如善擇將欲人歆艷樂戰莫如賞重而罰嚴欲敵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强夫恥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闘猶負無穀與財雖鎮金

城定湯池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積糧乃以陜西河東為先河北為後非計也夫西戎兵銳士寡能畧邊不能深入河東天險敵憚為寇惟河北不然失長城之防自薊而南直視千里敵鼓而前如莞衽上行故曰謀契丹者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舍定與鎮無可議矣故臣願先入轂鎮定鎮定已充可入轂餘州列將在陜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鬪然聚霍然散雲奔飇馳抄後掠

前此馬之長也强弩巨梃長槍利刃什什相聯伍伍相
遮大呼薄戰此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敵相攻毆而去
之及境則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
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闘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
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勢不可離今判為二恐
謀之未詳自先帝為一道帥專而師不分故定堪其衝
則鎮擣其脅勢自然耳今其顯然有害者屯寨山川要
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㪿脱叩壘則

彼此不相謀誰肯任責耶臣請合鎮定為一路願以將
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為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
諸將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無茍且意筴之上也惟陛下
與中書樞密院當居安慮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
圖之殆矣河東馬强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
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敵若深走以河東健馬佐鎮
定兵掩契丹之惰若歸者萬出萬全此一竒也臣聞事
切于用者不可以文陳臣所論增步兵及入穀分兵隸

裨將等諸條件目繁碎要待刀筆吏委曲可曉臣已便俗言之輒别封上至擇善將多蓄財乞委樞密院三司條具以聞臣一諸生弗知軍旅事偶有所見不敢隱特以受大恩思亟報也恐議涉迂暗有司疑詰更乞付臣令悉意條陳然後施行

景文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景文集卷三十

宋 宋祁 撰

奏狀

繳進升祔慶成詩狀

右臣等伏見今月九日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升祔真宗廟室禮畢者懿烈順躋慶儀交展恩流即日歡懌繇區恭惟皇帝陛下凝命宅中協華稽古雖誕敷于一

德常有懷於二人向者閟寢别祠翠華躬謁依違累歲
博徇羣臣之謀稽合靈心用舉先朝之舊制書前降典
冊嗣宣遂自儀坤之廷並升清廟之祏緣情得禮因孝
示人回曠蕩之洪私顯劬勞之永報鑑奩易具交深顧
復之思牲俎薦芬足慰烝嘗之感臣等共塵法從參攝
事經仰欽陟侑之儀難黙揄揚之素謹各撰成升祔慶
成詩一章繕寫别封上進干冐宸覽無任省循媿汗之
至

南郊乞異姓恩澤狀

右臣幸班禁近獲邁光華凡再侍於明禋得推恩於異族敢援新制以寵私闈伏念臣有舅進士朱某幼習儒文世承紱冕未預鄉華之薦久懷家食之嘶以臣永嘆渭陽希榮母黨願筮仕途之藉以光孝治之辰誓罄涓埃共期酬補

南郊陳乞男彦國恩澤狀

右臣籍塵禁秘身託近藩天饗在辰職來預慶緣從官

之舊比有任子之公條輙忍靦顔更申妄請切以臣男
彦國甫當蒙穉粗訓義方未專一業之勤遽覬千齡之
盛不能自達庸丐賞延幸當朝霈之覃冀預士名之食
儻縈于嗣獲寵而家願交勵于朴忠得參酬于覆育丹
愚所誓殞踣無忘干冐宸嚴臣無任震惶俟命之至

乾元節乞男定國等恩澤狀四首

右臣叨華禁從逢聖誕期輙丐餘榮更延賤息伏念臣
有男試將作監主簿定國久踰冠齒粗習儒猷向因臣

兄以猶子之親得叅士食逮臣蒙持槖之列已及蔭條顧緣試秩之初未齒為真之籍敢因盛節就冀仁恩庶奬稱蒙益敦義教省身可勉收報為期

右臣叨服近聯慶逢誕節例容任子情切庇私內揆干踰舉臻震慴伏念臣有男試將作監主簿靖國甫當羈丱纔習藝文向緣世父之榮已叅蔭籍之末逮臣冒寵自獲推恩敢因星渚之辰更丐童衿之幸許從真秩俾奬蒙姿誓忠教之日勤荅上天之仁覆愬愚內勉殞越

為期

右臣久玷凝嚴訖無云補尚因誕聖之日敢援任子之條仰祈恩華俯私舐愛切以臣男惠國年方齠佩習始書觚未克辨經稍任典謁屬羣臣之上慶顧賤息以自憐距躍所逢推求例賞倘童蒙之擊志獲孺筮以聞榮共勵竭忠歸酬再造

右臣久塵法從均服朝禧每緣慶於誕辰許推慈於蔭籍內惟丐請有愲情顏切以臣男輔國甫在童羈未從

傅習雖敎之執卷而未能負薪不勝私懷願從舊食幸
竈樞之紀節徧荷橐以須恩冀啓任階以奬家訓如牛
舐犢幸慰於衰悰雖犬若豚敢期於有立共圖忠瘁上
答恩仁

讓翰林學士狀案本傳祁以龍圖直學士知杭州留為翰林學士在慶歷三年

右臣今月十三日準閤門承受韓文昭報告為已除授
臣翰林學士今授告敕者聞命側躬既榮且駭切念臣
昨知制誥日以經夏抱疾願守便藩本冀寧居得養羸

喘俄叨改職尋以敘辭比令兒息搬取家屬伺其歸室偶未赴官僚友具知宰府同亮今者忽蒙誤選升備禁扃文翰近班臣子至願當不俟駕即日造朝但念臣因病自言蒙恩輒止不惟欺罔朝聽必恐滋致人言便謂臣巧作遷延陰規次補有妨賢路專取身榮啓偷競之風潰承平之化一罹斯謗容得自安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外補有恩亮臣知分有素且依前詔早遣出麾況餘杭闕官已逾三月學士供職自有數人若得申沛俞音

收還新命憫孤蹤之羈悸息浮議之紛置上穆朝僉下紓憂悃雖停褒澤自荷大恩無任祈天俟命戰懼之至

再讓翰林學士狀

右臣今月十五日準中書劄子以臣陳讓新除翰林學士告敕乞且赴杭州奉聖旨不得辭讓者恭聞敦敕參於誠悰貸其輒辭畾以嚴旨便當奔走朝路冒即寵章誼有未安不容無訴伏念臣今年三月内以天章閣待制歸朝尋蒙改知制誥又于七月中因陳乞外郡蒙轉

龍圖閣直學士無勞被獎自臣爲始尚錄餘杭舊例未
迷人言臣是以上殿敘辭日乞在任滿二年成三十月
依常參爲例冀圖考績少答眷私不意今者再被制書
擢臣爲翰林學士此則一歲之内三次遷除縟典蕃數
未有臣比一介之操知分甚明若便懼命忍慙靦然祇
受悠悠仕子偷競同興雖微臣茍一日之榮而廣朝被
多士之議損大益寡顧不重哉今拒詔當誅昧進亦罪
罪無足憫誅有可矜敢率愚誠罄叙茲聓伏望聖慈特

許收罷新命且令赴任杭州控仁擾天更無別理如朝
廷必以學士院乏人不令辭免則臣願只以內閣職名
作直學士院供職俟滿年歲方冀敘遷二事之中乞賜
矜允臣無任虔祈懇禱之至
審刑院斷絕公案奏狀（案祁知審刑院據神道碑在慶歷四年）
右臣據大理寺狀申日奏司今月日以前送下公案並
已斷奏訖無見在者舜刑惟恤漢讞號平屬九夏之清
和訖四方之論報至仁丕洽中典著聞允非甚盛之期

疇臻幾措之會恭惟皇帝陛下燭知治總懋建民彝受文日之奏封謹齋居之閱實軫人命之重容有不經詔天下之平許從中覆至于法防素具吏禁易遵示以簡孚之嚴窒其旁緣之隙懿條交舉庶獄寖希甫當時煥之初靡餘決事之請晝冠斯格本上德之好生丹筆屢停顧攸司之何力臣誤膺審克祗覿熙隆願洛繫月之文備著約章之簡聿光在宥永照方來

謝對衣金腰帶鞍轡馬狀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加前件職特賜對衣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經幄詳延甫塵于秘職規庭霑賚更藉于殊私内撫肝膺舉臻榮腆竊以解衣示寵莫美于漢臣錫馬從游最榮于唐世而臣仰丁盛旦早服華階因摛句之備員侈除書之在始方其伏謝敕以頒分煥紋襲于襜裳爛鏐環于搢帶材駒半漢釘轡玲瓏惟賜予之兼常實綢微之增詑誓當夙夜祇力造次爲仁俯覯珮璲之長參惕乘軒之貴有如皎日無忘茂恩

又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近司被召錫品霑華祇受寵頒叢臻媿緒恭以命賜之設眷厚是將安吉美于詩人蕃庶表于侯象洪惟聖世務尚前猷美禁署之始除煥儒林之新式因其衆謝侑以多儀筒服裁鮮鏤金飾具斥衛鞍之寶鈒解材駟于天閑下拜神墀爛盈私室而臣猥從末至甫望清光視書詔以未能假器章而太甚人斯

誤舉已無收汗之期賞復冐叨安逭濡鵜之誚誓堅盡瘁少答詳延

又

振櫂云初頒分有典恩雖將意媿不容顔伏念臣久去嚴深弗專辭贊蒙收還于玉署復修潤于緡言而佁儗塵容支離病骨謀無故勇貌有新衰方深舊貫之慙更侈多儀之貺龒衣聯褚淟帶横金侑以材騶副之寶鞍雖朝稽成式本優待于畯良而士有冐居逌例蕃于錫

予仰循異渥内揆無堪服以光軀慶揖私之有焕乘而致寇惕觀象以蒙譏荷寵兼常撫衿充感

又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前件職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侈袂光軀寶釘照筍斥内閑之半漢副釘鋑之精良併侑茂恩庸褒近職胡寧輶憒遂忝頒分伏念臣本以避親特蒙換秩始踐鳳阿之祕方陳凫藻之歡而朝循舊章賜存成式匪為人而廢禮姑

異數以勸能麗服横金爰重寘行之寵材駿耳轡居爲執御之華被錫于兹撫躬何幸儻乜愚之可勉圖尺寸以爲酬

定州謝對衣金帶鞍馬狀

右臣準中書劄子以臣除前件職奉聖旨賜臣對衣金腰帶鞍轡馬仍差殿直李宗偉就定州給賜者寵名冐進賜品臨須使者發齎邦人改觀伏念臣年途衰遠襟府塵蒙違去清廂保障窮塞報政無日待罪再兹本緣

假節以非眞宜與過更而皆罷迺蒙皇帝陛下垂矜久戍特改近班因加秩之命云初舉有分之錫惟舊襲衣團帶釘鞶名駒本三朝之餘珍重兩驂之私駕叟禹稱體知露晃以非榮乘以按屯遂據鞍而忘老撫恩云厚有殞為酬

讓敕設狀

伏覩仲夏以來苦雨為𤃩河流泛濫民堵墊傷上惻睿襟分馳羣禬方交修于至德將迎召于太和臣比荷顧

存召還禁近蒙循舊體盛錫宴羞既親耳于焦勞難自私于樂衎顧停慈渥以適事宜其救設欲望特許寢罷

謝班次狀 案祁于慶歷五年罷翰林改龍圖八年復翰林此狀與下謝宣召皆是時

右臣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立班在張方平之上者因舊蒙榮沿恩進等懇辭弗聽媿切參懷伏念臣術學空單年姿衰槁自違禁署四易歲陰絕窺鈴索之華寢忘赫蹏之式屬無嫌避再沐召歸合寘下陳以從甲令而方平等更因近例追叙前功屈朝次之明規崇仕途之

美讓洊煩諭詔俾進上聯畏再瀆以取訶輒恐慙而就
著以新訂故誠非素杼之長雖去即還遂竊塞人之福
仰銜垂睿曷用仰酬

謝傳宣撫問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傳宣撫問者冐寒得疾積損
成虛伏枕迷魂偃牀在告尋交薦于惡石冀自救于殘
軀迺蒙皇帝陛下齒記不忘惨矜過厚特迂使驛傳諭
玉音許輟高手之良以濟負茲之困恃大恩之下屬庶

營魄之重還自此更生盡歸論報

謝宣召入院狀

命節及門褒綸在耳跽聞振擢交賸榮慙伏念臣素稟朽疎親逢昭泰由累勤于舊史獲通籍于從官深入玉堂愼司雅告無能云補第悉于空餐有靦佽箴已當于襆被會臣兄庠猥叨貳政例合避親亟用請閑懇祈去職尋蒙可報對易美名跂華閣以通班仍露門之樞句宿官少責用拙正宜安于之筆遂乾絶閫名命禆諶之

草雖在無復討論適以樞務缺員昆親補乏垂矜舊物靡涉他嫌復收液樠之材入齒禁林之綴刋違近密回貿寒溫其間緣疢召衰乘憂失壯學殖逾落辭緒若抽心忘五誥之醇目眩十行之細曷以再承大對參潤遠猷深惟洊至之華抑本千齡之會斯蓋皇帝陛下仁無頗覆惠等曲成眷去馬以還騑激倦禽而重翥寵光完士歆黯羣倫尚當景式前修繹尋故業漢風彌郁冀循爾雅之規蘧齒已高況屬知非之素撫躬揆遇濱殞為

酬

授知制誥舉歐陽修自代狀

右臣蒙恩授臣依前官知制誥準敕舉官自代者伏見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歐陽修志局沈正學術淹該棲遲懷寶不詭所遇措辭温雅有漢唐餘風如得擢在禁垣委之潤色必且紛澤王度布于四方觀言責實臣所不及願回授受以允詳求

授兼龍圖閣學士舉施昌言自代狀

右臣竊見天章閣待制施昌言識慮遠見推倫輩歷司繁劇沛若有餘尤宜蒙三接之召備萬乘之器材能已試臣且不如願改恩章以允朝渙

舉楊安國自代狀

右臣蒙恩特授前件官依舊充職準敕舉官自代者伏見天章閣侍講楊安國質厚淵懿邃于經術勸道帷幄有裨大猷循名責實過臣遠甚乞回清授以穆朝告

修撰舉趙師民自代狀

右臣蒙恩特授史館修撰準敕舉官自代者伏見尚書祠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趙師民性理沈敏恬于榮進博記多識殆無比倫據經援古措辭雅健推名責實臣所不如乞回甄授稱是惇碩

授諫議舉魚周詢自代狀

右臣蒙恩特授諫議大夫準敕舉官自代者伏見天章閣待制魚周詢外和內正不憚彊禦頃排異議辨正誣究毅然風采聳于朝路臣嘗景仰美行心服其長願回

恩典以光賢舉

授翰林學士舉高若訥自代狀

右臣蒙恩除授翰林學士準敕舉官自代者竊見前天章閣待制高若訥資性謹厚文詞淹敏值物照理物無廋情與臣偕第同班稔其履尚若擢寘近署足潤大猷顧回新命以光清授

再授翰林學士舉官自代狀

竊見某官志尚沖遠風局精強久次詞垣晩成國器材

望旣出臣右年輩亦在臣先願還濫及之恩回副類能之選

授兼侍讀學士舉張錫自代狀

右臣伏見天章閣待制張錫安節懿行講貫如流進侍經席有助咨問願回新命以光崇簡

授待制舉賈昌朝自代狀

右臣伏覩先降敕節文每授官許舉官自代者竊見司封貟外郎天章閣侍講賈昌朝學優文敏操履堅正質

其望實過臣遠甚乞回兹授以允公言

薦劉絳狀

臣伏見應茂才異等科劉絳生于遐遠系出寒素結髮從學逮冠有成研覃六籍上下千載多所論次頗有指歸固窮守道不祈詭遇向緣就試六論文限敦促偶因小誤被黜有司生平襟蘊有所堙閡絳嘗著春秋三傳析要并皇極書凡四十五篇皆鉤摭幽奥會萃異同思排異端取賢先聖據其揚摧信足多尚按絳行年方二

十有五若令齒德寖茂藝術益深必能擬迹惇儒自名所學欲望朝廷特許收試授一直講職名俾在國庠數述經旨養成令器進備譽髦其析要皇極等書謹同封取進止

薦張定方乞收試狀

右臣伏以良工構材為廈明主構士為國而材須求集士待舉知然後落成展采功與時立伏見應沈淪草澤科張定方年三十八歲識慮沈敏氣直行範文尚體要

不工聲病涉知韜略兼明遁式甘足貧槁久無仕心昨為鄉黨敦推入應詔舉六論程藝非其素心有司報罷怡然引去閉關卻埽不干州閭立言忼慨指摘民弊臣知壽州日以禮致問延至公門覩其議論卓焉切至因取其所著書得卻敵復戎戰書等篇質多采少紀實求當臣亦指文索事與相辯詰觸機應變籌策有餘非但角空言競華論而已臣以為如定方等輩不可多得或蒙召赴上都程其所長授一職事官令往西北邊郡必

能研究術畧參賛帥臣討論營陣商搉攻守至于撥煩幹蠱又有緒餘臣既知其人不敢有蔽謹錄定方所著三軸幷封上如有可采伏乞特賜收試果無所取臣甘苟言之罪

乞知亳州狀

右臣竊以為君務達下情為臣貴在無隱雖有煩請猶不蒙誅臣之敷懇正託斯義伏念臣福庳材下為祿所浮行年四十便若衰慴纏綿宿疾出入五年氣迕脾倉

陽客胃府觸暑犯寒則飲食頓減温中實下則藥艾未良自念綿痾屢求外補昨領壽陳兩郡凡一歲有餘旣便養頤漸克強勝不期戎帥内鎮藩方臣蒙恩入朝歡喜上道庶能自力還服近班遽叨書命寖華名級而臣悴之質果未遑安舊痾有源新疢復動春夏之際痊劇無常舉家竭急時煩省問羸露有素班列具知自非出守胡能寛疾臣伏見亳州去都至近總務非少亦須選任俾往撫綏欲望聖慈許令臣知亳州一任臣雖質課

計最有惡吏師然恪奉詔旨謹察郡政于下流之比尚有一日之長幸其餘閑盡力治料儻蒙帝力為天所支耗氣稍完迷魂來復尚更求自試無憚諸煩涓埃萬一以圖云補今茲所叩實迫匪殘言拙少文止冀矜遂

乞解鄭州還京求醫狀

右臣伏以臣子危急必于朝廷所君父雖誅避在前不敢避也伏念臣自去年五月脾胃寒泄服暖藥過度虛風客熱結成沈疴發歇不定經一年有餘臣以所領州

路當兩京衝要誠欲盡瘁死節官下是以不敢請假牽勉勾當偶無曠敗昨自六月中寒溏頓作不復支持經四十餘日飲食減少出廳不得肌肉銷盡惟有皮骨左脚麻木行履艱難情志昏塞委實勾當不前遂于七月二十一日牒公事與本州通判管勾已奏聞訖人情病未及死須思治療伏緣外州難得醫藥坐待死亡臣欲望聖慈念臣從川途替歸往復萬里年老病甚將就溘然特許解罷鄭州令還京師就求醫藥以救殘喘或得

一閒慢主判司局所貴易得假告休息衰骸萬一殘
之軀未塡溝壑再得陪服朝序即異時朝旨別有差遣
不以遠邇聞命卽行以答陛下再生之賜

景文集卷三十